

時報出版



資本主義的先知



Karl Marx

馬克思

法蘭西斯·惠蔭 Francis Wheen◎著 洪儀真 何明修◎譯 夏傳位◎核譯

資本主義的先知



Karl Marx

馬克思

法蘭西斯·惠蔭 Francis Wheen◎著 洪儀真 何明修◎譯 夏傳位◎核譯

歷史與現場 (14)

Karl Mark

資本主義的先知——馬克思

作者——法蘭西斯·惠倫(Francis Wheen)

譯者——洪儀真 何明修

核譯——夏傳位

主編——吳家恆

董事長——孫思照

發行人——莫昭平

總經理——莫昭平

總編輯——林馨琴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 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二四〇號三樓

客服專線——(02)二三〇四—七一〇三

(如果您對本書品質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請打這隻電話)

郵撥——〇一〇三八五四〇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電子郵件信箱——history@readingtimes.com.tw

美術編輯——林麗華

責任編輯——黎家齊

校對——溫洽溢

印刷——科樂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定價——新台幣三八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 © 1999 by Francis Whee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ourth Estate,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Literary Agency, In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1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 RESERVED.

ISBN 957-13-3578-8

Printed in Taiwan

CONTENTS

目 錄

導論	0 0 1
1 局外人	0 0 7
2 小野豬	0 3 2
3 吃草的國王	0 6 4
4 閣樓上的老鼠	0 9 3
5 恐怖の妖魔	1 1 9
6 斑龍	1 5 4
7 餓狼	1 8 3
8 馬背上的英雄	2 1 7
9 牛頭犬與土狼	2 6 2
10 毛茸茸的狗	2 9 5
11 乖張狂暴的大象	3 1 9
12 刮過毛的豪豬	3 5 5
後記	3 9 3

導論

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七日，卡爾·馬克思葬禮上只有十一人前來哀悼。「他的英名和事業將永垂不朽，」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高門墓園（Highgate cemetery）的追悼演說中如此表示。這聽來像是一句不值一哂的狂言：然而，他卻說對了。

二十世紀的歷史可說是馬克思的遺產。史達林、毛澤東、切·格瓦拉（Che Guevara, 1928-1967，譯按：古巴革命領導人之一）和卡斯楚（Castro）——這些現代的偶像梟雄物都自命為他的繼承人，至於馬克思自己承不承認就是另一回事了。那些自詡師承馬克思的人甚至在馬克思在生前就有許多古怪行徑，常讓他深感絕望。當他得知法國的一個新政黨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他回應說，如果是如此，「至少我不算馬克思主義者。」然而，馬克思辭世不到百年，全世界半數被奉馬克思主義為主臬的政府所統治。他的觀念改變了經濟學、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和文學研究。從耶穌基督以降，沒有一位出身卑賤的貧民能擁有遍及全球的追隨者——也沒有人廣受曲解到這個地步。

現在是卸下神話，試著重新發掘馬克思其人的時候了。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書已是汗牛充棟，然而這幾乎都是由學者或狂熱崇拜者所撰寫，對於這些人而言，將馬克思視為有血



有肉的人可說是一件近乎褻瀆的事——把他看成一位普魯士移民，搖身一變，成了英國中產階級紳士；他把大半生耗在大英博物館寂靜閱覽室，心中的憤怒難抑；他幾乎與所有朋友鬧翻，卻又好客愛交際；一個為家庭奉獻，卻又讓女傭懷孕的男人；一位苦心追求，卻喜愛喝酒、抽煙、開玩笑的哲學家。

對於冷戰期間的西方世界而言，他是眾惡之始，魔鬼中的魔鬼，創建了一套恐怖邪惡的儀式，必須去之而後快。在一九五〇年代的蘇聯，馬克思的地位就像現世上帝，列寧（Lenin）是施洗約翰，而史達林當然就是救世主彌賽亞。許多人光憑這點，就說馬克思是大屠殺和整肅的共犯：如果他再多活幾年，或許哪個獨具商業慧眼的記者，還要指控他是「開膛手傑克」的頭號嫌疑犯呢。這有什麼道理呢？當然也沒人問過馬克思要不要列入聖三位一體，他對於那些以他之名犯下的罪行，恐怕也會不寒而慄。史達林、毛澤東和金日成信奉冒牌的信條，他們對待馬克思作品的方式，就像現代基督徒使用《舊約聖經》一樣：大部分都將之忽略或棄之不用，把某些引起共鳴的口號（「人民的鴉片」、「無產階級專政」）硬生生斷章取義，顛倒黑白，然後引之為金科玉律，用來替最殘忍、不人道的行為辯護。古普林（Kipling, 1865-1936，英國作家、詩人）的描述最為適切（他向來有此本領）：

他有一福音

可解救萬民

他全然奉獻——

以身、靈與心——

他邁向骷髏地（譯按：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地）

日日以求收穫——

然而他的門徒

竟使一切皆枉然

只有傻瓜才會要馬克思替古拉格（譯按：蘇聯的集中營）負責；但現成的傻子還真不少。「不管如何，我們這個時代所發生最重大之事，若追究起來，通通歸於一個人——卡爾·馬克思，」一九七四年，史瓦茲齊德（Leopold Schwarzschild）於自傳《赤色普魯士人》（*The Red Prussian*）前言中如此宣稱。「我們在蘇聯的存在，尤其是蘇維埃使用的恐怖手段中，可以看到馬克思的鬼魂，這點可說是鐵證如山。」對史瓦茲齊德來說，馬克思與史達林的殘酷手段實在是太相似了，所以他完全沒想到應該為自己荒謬的主張舉證。他認為「觀其果實，知其樹」的說法就夠了。然而，哲學家應該為自己的觀念所引起的各種損害而受責備嗎？如果史瓦茲齊德在自家果園發現掉落地上的果實被胡蜂咬過——或者餐桌上的蘋果派烤焦了——他會不會拿起斧頭，要這棵有罪的樹還他公道？

那些愚昧或酷愛權力的信眾把馬克思奉為神祉；但批評馬克思的人也常犯同樣的錯誤，只是評價恰好相反，把馬克思想像成撒旦的代言人。「馬克思有些時候看來被惡魔附身了，」現代一位傳記家羅伯·倍恩（Robert Payne）寫道，「他抱持惡魔的世界觀，如惡



魔般猙獰邪惡。有時候，他似乎也明白自己成就的是邪惡的作品。」這一派想法輾轉流傳——實在是讓人聯想起少年感化院——在美國著名的狂熱福音傳道家李查·溫布蘭（Richard Wurmbrand）手中，出現了荒謬的結論。一九七六年出版的《馬克思崇拜撒旦嗎？》（Was Karl Marx a Satanist?）實在是一本怪書；此人也是暢銷兩百萬本的《為基督受難》（Tortured for Christ）和《莫斯科聖經之解答》（The Answer to Moscow's Bible）兩書的作者。

根據溫布蘭的說法，馬克思年輕時曾加入一間「極其秘密的崇拜惡魔教？」，他終其一生都為這間教會服事。當然，這件事找不到任何證據；但這卻讓這位牧師偵探更相信他的直覺：「既然撒旦教派神秘莫測，我們只能推測馬克思與它之間有某種關連而已。」這是如何「推測」來的呢？說來可笑，馬克思在學生時代寫過一齣名為《奧蘭尼姆》（Oulanem）的詩劇，這劇名多少有點像是把「以馬內利」（Emanuel）倒過來寫——因此「讓我們想起，這是撒旦黑彌撒的顛倒偽裝。」這是最嚴重的控告，還不只這樣。「你是否曾經懷疑馬克思的髮型？」溫布蘭質問，「那個時代的男人通常都留鬍子，但不是像他那樣……馬克思的言行舉止活脫是撒旦派女祭司喬安娜·紹斯寇特（Joanna Southcott）的門徒，這女祭司自認能與魔鬼希羅（Shiloh）接觸。」事實上，在馬克思所居住的英國，有許多鬍鬚茸茸的紳士，從板球球員葛瑞斯（W. G. Grace）到政治家薩利斯柏瑞爵士（Lord Salisbury）都是。難道他們也和魔鬼希羅有所來往嗎？

冷戰結束，上帝顯然戰勝了撒旦，之後無數自以為是的人宣告，我們來到了福山（Francis Fukuyama）洋洋得意吹噓的「歷史的盡頭」。共產主義跟馬克思一起進了墳墓，而

那本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小冊子《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於結尾處曾發出令敵人血液都為之凝結的威脅，現在看來不過是古怪的歷史遺跡：「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失去的只是束縛他們的鎖鍊，整個世界等待他們去贏取。全世界的工人們，聯合起來！」然而，現在唯一束縛無產階級的事物，是仿冒的勞力士手錶；但他們還有更多不願失去的事物——微波爐、假期分配，以及衛星小耳朵。他們買了自己的公宅房子，也購買了民營化企業的股份；當他們的建築融資合作社變成銀行的時候，他們發了一筆不錯的小橫財。簡而言之，我們現在都是資產階級，連英國工黨也走柴契爾路線了。

我開始為這本自傳蒐集資料時，許多朋友帶著同情及不可思議的眼光看著我。他們懷疑怎麼還有人願意為這樣一位名譽掃地、過時且不相干的人物寫傳——更遑論有人願意讀它了。我對此還是不予理會。我對馬克思的研究越深入，他就越像是一個令人驚訝的主題。今日，那些一副當代智者姿態的專家和政客很喜歡在各種場合中提及「全球化」這個流行字眼——卻沒有想到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就已經談這個問題了。全世界麥當勞和MTV的優勢，一點也不會令他驚訝。由於亞洲經濟高速成長和美西繁盛的矽谷，金融實力從大西洋轉移到了太平洋區——馬克思在比爾·蓋茲出生前一個多世紀就已預見這種轉變了。

然而，不論是馬克思或我，都沒有料到一項意外發展：一九九〇年代晚期，當時老馬已被迫逐流行的自由派份子和後現代左翼人士唾棄許久，邪惡的老布爾喬亞資本家忽然又推崇他為不世出的天才。這個奇怪的歷史翻案在一九九七年十月出現徵兆，當時《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在特刊中將馬克思列為「未來偉大思想家」，一位帶我們深入透視有關政



治腐敗、壟斷、異化、不平等和全球市場的人。「我在華爾街待得越久，我就越相信馬克思是對的，」一位富有的投資銀行家向該雜誌如此表示。「我絕對相信馬克思的學說是解讀資本主義的最佳方式。」從那時起，右翼經濟學家和專欄作家便排隊向馬克思獻上敬意。撇下共產主義的所有荒謬吧，他們說：馬克思確實是「一位向資本主義學習的學生」。

即使右翼人士刻意恭維他，也只是貶低了他而已。馬克思是一位哲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語言學家、文學評論者與革命家。雖然他不曾「專職」這些身分，但他的工作量卻大得出奇：作品達五十冊之多，其中只有少部分在生前出版。他的敵人和門徒都不願承認他性格中至為明顯、也至為驚人的特質：這個神話般的魔鬼和聖者是個凡人。一九五〇年代麥卡錫主義份子的政治迫害，越戰和韓戰，古巴的飛彈危機，蘇聯入侵捷克及匈牙利，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大屠殺——這些二十世紀歷史上的血漬，都以馬克思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的名義遂行。對於一個一生多苦於貧窮、膿瘡和肝疾，曾經在酒吧鬧事而被倫敦警察沿街追捕的人而言，這可不是微小的功業。

1

局外人

一列火車緩緩駛過摩塞爾河（Moselle）山谷——高大的松樹，沿坡羅列的葡萄園，整齊的小村落，冬日天空下寧靜的煙霧。法國抗暴運動中被捕的年輕西班牙人在過於擁擠的牲畜貨廂中喘著氣，數著一天又一天。他和其他犯人都是從康比埃紐（Compiègne）帶到布亨瓦德（Buchenwald）的納粹集中營。火車在某處靠站，這西班牙人撇了一眼站牌：特利爾（Trier）。突然間，站台上——一位德國男孩猛力向車窗口丟了一塊石頭，車窗後，蜷縮著難逃一死的乘客。

喬治·松伯朗（Jorge Semprun）著名的納粹大屠殺小說《漫長的旅程》（The Long Voyage）是這麼開場的，在那通往死亡的旅程中，沒有一件事比丟石頭的男孩更痛苦地刺穿了小說中敘事者的心——甚至連預知到即將發生在布亨瓦德的慘事都比不上。「這件事偏偏降臨在特利爾，真是該死的巧合，」敘事者嘆道。

「爲什麼？」一位法國人困惑地問，「你以前就知道這個地方？」



「不，我從未來過此地。」

「那麼你認識從此地來的人？」

「沒錯，沒錯。」他解釋，一位幼年伙伴。其實他心裡想的是一個更早在特利爾出生的人，一個生於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凌晨的猶太男孩。

「幸好他沒有家庭，」一八五四年六月，馬克思在寫給恩格斯的信裡頹然感嘆。他當時三十六歲，早已斷絕了與家庭的聯繫。他的父親、三位兄弟和一個妹妹已經去世，另一位妹妹兩年後也告過世，連其他在世的兄弟姊妹和他也沒什麼瓜葛。他和母親的關係冰冷而疏離，尤其是她居然活了那麼久，使得這個生性反叛的繼承人與遺產絕緣。

馬克思是資產階級的猶太人，來自於信仰天主教的城市，這城市位於一個以新教為官方信仰的國家裡。他將自己的壯年投注在預言資產階級凋零和民族國家消亡，到了臨終卻是一個無神論者和沒有國籍的人。馬克思遠離宗教、階級和公民身份，他認定「異化」(alienation)是資本主義加諸人性的詛咒，而他自己正好是異化活生生的例子。

這位令人尊敬的日耳曼中產階級，作為被壓迫群眾的代表也許有些怪異，然而，馬克思自己並不會對他的象徵地位感到訝異。他相信個人反映了他所身處的世界。他的教養使他了解宗教具有誘人迷途的專制力量，也讓他具備了滔滔雄辯的口才和自信，足以力勸人拋棄自身的枷鎖。

「他說故事的本事是獨一無二、無人能及的，」女兒愛琳娜(Eleanor)如此記載，這是她的父親僅存的童年軼事之一。「我曾聽姑姑說，他小時候簡直就是可怕的暴君。他會將

姊妹們當成他的馬，以全速『驅趕』到特利爾的馬庫斯堡（Markusberg）。更糟的是，他還會強迫她們吃用髒手做成的『蛋糕』。不過，她們寧願忍受『驅趕』，並且不吭氣地吃下這些『蛋糕』，就是爲了聽卡爾說故事，來獎賞她們的溫順。在往後的歲月，愛玩的女孩變爲受人尊敬的已婚婦女，她們就沒那麼順著這個任性的兄弟了。移民到南美的路易莎·馬克思（Luise Marx），有一次在造訪倫敦時到他家吃晚餐，「她無法認同自己的哥哥居然是社會主義的領導人，」一位同行的友伴如此說，「路易莎當著我的面，堅持他倆都是可敬的律師家庭之成員，受到特利爾所有人的支持。」

馬克思一心想脫離家庭、宗教、階級和國籍的影響，然而從來沒有完全成功過。即使他年事已高，骨子裡仍是個浪子，向有錢的叔伯寫信乞求，或巴結那些也許快要立遺囑的遠親。當他去世時，上衣口袋裡還發現一張父親的銀版相片。這張相片被放在棺材內，隨他葬於高門墓園。

雖然馬克思極不情願，但他還是陷在自身的邏輯中。馬克思在十七歲就寫了一篇文章〈對青年人選擇職業之反思〉，文中寫道，「我們相信自己被呼召的職位往往無法獲取；在我們能夠決定社會關係之前，我們的社會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已開始建立了。」第一個替馬克思寫傳的梅林（Franz Mehring）在這個句子中見到馬克思主義的萌芽，這話雖然過於誇大，但仍有幾分道理。馬克思日後也主張，人類無法獨立或抽離於他們的社經環境——甚或祖先的冰冷陰影。「所有死去祖先的傳統，」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裡寫道，「如山一般沉重，壓在生者的心頭。」



馬克思父系的祖先約書亞·赫舍爾·羅烏夫（Joshue Heschel Lwow），他在一七一三年成為特利爾的「拉比」（Rabbi，譯按：猶太教的牧師）。邁爾·哈利維·馬克思（Meier Halevi Marx，馬克思的祖父）在鎮上的拉比職位是由薩繆爾（Samuel，馬克思的伯父）接任。馬克思的母親罕麗達（Henriette）來自一個荷蘭的猶太家庭，族人做了「好幾世代的拉比」——包括她的父親在內。馬克思身為家中長子，有這種「社會經濟環境」，恐怕難逃成為拉比的宿命。

肩承擔著祖先的重量，這是特利爾這個萊茵谷地最古老城市的精神傳統。歌德（Goethe）在一七九三年造訪此地後黯然表示，「在城牆背後，這個城市負擔著那些獻給騎士和教士的教堂、禮拜堂、修道院、學院和樓舍，更遑論修道院長老、卡爾特修道會（Carthusian），與那些依附這個城市，或應說是阻礙這個城市的團體。」然而，特利爾在拿破崙戰爭中為法國所有之後，當地居民開始接觸一些非日耳曼式的觀念，如出版自由、憲政自由，以及對馬克思家庭饒具意義的宗教寬容。在馬克思誕生前三年，維也納會議決定讓萊茵省再次併入普魯士，但法國啟蒙運動的誘人氣圍卻依然存留。

卡爾的父親希爾舍（Hirschel）在摩塞爾河流域擁有幾處葡萄園，是一個富裕而有教養的中產階級，但他也是猶太教徒。萊茵省的猶太人在法國統治之下仍有所限制，但他們所嘗到的自由滋味，已讓他們渴求更多的自由。當普魯士從拿破崙手中再次奪回萊茵河谷時，希爾舍向新政府訴請終止法令對於他和其他「信仰同胞」的歧視，結果卻徒勞無功：特利爾的猶太人須遵守一八一二年普魯士的法規，不准擔任公職或從事某些專業。希爾舍

不願在社會地位和收入上都淪為二等公民，於是改名為海恩利希·馬克思（Heinrich Marx），成為普魯士的愛國者及路德教派的基督徒（譯註①）。對他而言，猶太教只是一個世世代代流傳下來的偶然，並非深刻不移的信仰。（他曾說，「我必須承認，除了母親的愛之外，我沒有從家庭裡得到什麼。」）我們不知道他受洗的日期，但他確實是在卡爾出生前便改宗了：根據官方記載，希爾舍於一八一五年起開始擔任律師，一八一九年從原本租賃的五房公寓搬到十個房間的宅第裡，位於通往黑門（Porta Nigra）的舊羅馬大道附近。

若只是為了便宜行事，或許改信天主教更是理所當然：在這個一萬一千四百人的城市，希爾舍所屬的教派只有四百名信眾，但是特利爾一些最有權有勢的人都在其中。如同一位歷史學家所說，「對於普魯士政體而言，在這個羅馬天主教佔優勢，而且法國化得有些令人憂心的萊茵省份裡，身為普魯士政權所扶植的宗教成員，即代表堅定、可靠及忠誠的核心。」

希爾舍也無法免於法國化的魅惑：在拿破崙統治時代，他曾經理首於法國政治、宗教、生活和藝術的自由思想，成為一個真正「熟悉伏爾泰和盧梭的十八世紀『法國人』」。他也是特利爾文藝俱樂部的活躍社員，有許多開明的人士聚集此處討論政治和文學。一八三四年一月，卡爾十五歲時，海恩利希在俱樂部裡辦了一場宴會，歡迎萊茵省議會新選出

譯註①：希爾舍選擇的新教教派正式名稱為「普魯士帝國公立福音教會」（Evangelical Church），是普魯士的國家教會。



的「自由派議員」。他舉杯恭維普魯士國王，贏得了滿堂的喝采——「因為他的雅量，所以我們第一次能擁有人民代表機構。王威顯赫，無所不能，他的自由意志指示要召開議會，使得事實能直達御前。」

對一個軟弱而反猶太的君王做出如此阿諛，聽來不無諷刺意味。但海恩利希是真心誠意的，他並非要搞革命。但他措詞再怎麼諂媚，他既然用了「人民代表」一詞，就已足以引起柏林當局的警覺：在審查制度和警察特務充斥的地方，反對份子的武器往往只有反諷。而普魯士帝國的特務長於探索那些無心的譏諷，絕不以惡小而輕饒。於是，當地的新聞被禁止刊載海恩利希的演說。文藝俱樂部的成員也在聚會中高唱法國馬賽曲等革命歌曲，八天以後，政府派遣警方監視這棟大樓，譴責地方官員縱容如此忤逆的聚會，並將海恩利希·馬克思列為危險人物。

他的妻子反應如何呢？她很可能被蒙在鼓裡。罕麗達·馬克思（Henriette Marx）並沒有同享丈夫在知識上的品味：她沒受過教育，識字不多，她的心力都放在家庭之上。對於家人，她有無止境的焦慮和煩躁。她承認自己受苦於「過度的母愛」，在至今少數留存的一封信寫給兒子的信中——寫於馬克思就讀大學之際——充分印證了這症狀：「親愛的卡爾，容我指出，不要把清潔和秩序視為次要之事，因為健康和快活都得依靠它們。我要你經常清理房間，而且要定時清理——而你自己，我親愛的卡爾，每週要用海綿和肥皂洗澡。你如何沖泡咖啡？你自己沖泡嗎？滋味如何？請讓我知道你居家的一切事情。」

一旦馬克思離巢而去，他和母親的關連就不深了——除非他試圖從這位老夫人身上弄到

一點銀子，然而卻很少得逞。多年之後，恩格斯的愛人瑪麗·博恩（Mary Burns）辭世，馬克思寄給朋友一封弔慰信：「我目前正被催討子女教育費和房租……為什麼不幸降臨在瑪麗身上？難道不應該是我的母親？畢竟她苦受病痛折磨，早已活夠了。」

卡爾·馬克思誕生於布魯肯巷（Brickergasse）第六六四號樓上的房間裡，這幢房舍前臨繁忙道路，這條路蜿蜒至摩塞爾河橋邊。他的父親一個月前才整修這棟房子，但在卡爾十五個月大時就搬離了，所以卡爾對此地毫無印象。一九二八年四月，德國社會民主黨將之收購，自此成為馬克思生活及其時代的紀念館，但是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間，納粹以此地為納粹黨報的總部。戰後，有人寫信募款，以修繕被希特勒侵佔所造成的損害。其中一封回信的日期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由英國工黨國際秘書處發出：「親愛的同志，我很遺憾英國工黨不擬支持貴國國際委員會重建卡爾·馬克思的特利爾舊宅之計畫，因為它已奉獻資源整修卡爾·馬克思在英國的紀念館了。丹尼斯·奚利（Denis Healey）謹致。」不過這間房子還是保了下來。三十公尺之外，是特利爾猶太教會所在地，馬克思族中有好幾人曾主持過這所教會。今日只有街角燈柱上以德文書寫的一塊牌子：「這是先前猶太教會的原址，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屠殺猶太人之夜裡，被國家社會主義者〔註：納粹黨人〕所摧毀。」

除了逼迫姊妹們吃泥派的習慣之外，卡爾·馬克思的童年鮮為人知。他在一八三〇年入特利爾高中，校長威登巴赫（Hugo Wyttenbach）是海恩利希·馬克思的友人，也是文藝俱樂部的創始人之一。卡爾後來把同校校友蔑稱為「土包子」；其實，學校老師大部分是